

陸子餘集卷第七

子家子贊有序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

佐松暉公昭

與魯

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
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
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群小謀季氏子家子
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
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
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
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

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
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
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墮出奔畏
季氏讎己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
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
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
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
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
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
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

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強霸可也而復國於
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不足以誅權臣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
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墮之後
遂長往山林以沒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
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
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
伯禽尊賢親藹藹子家旣忠且仁君亡我從
君沒我遜明王不興孰反我讎我志弗遂而終

無尤豈無材賢內恤其私從讎如忘棄君如
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子胥論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
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
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陸子曰嗟乎
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
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
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
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

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
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
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
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
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然吾且不敢焉
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
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
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
棠君尙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尙死之之安矣雖然

父兄併命焉己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郢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郢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于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鱖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

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

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讀莊子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感焉夫知道者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譬孔子之說昧者勦入之今觀其

書誠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彼以李斯之罪罪荀卿則彼狺狺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贊矣又惡用夫狺狺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諱之非也

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脇肩側足錄錄如棘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寬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世衰道微士爲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徼恩澤焉悲夫悲夫吾讀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爲之流涕

書劉氏先墓記後

劉生奇葬其父於外氏之墓次陸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或曰生有爲爲之也劉之外族遠

徙而遺墓不葺生之父念之以屬其子曰我死則於是葬焉子孫以吾故乃無忘外氏矣故生之爲此以卒父志也陸子曰生可謂不死其親矣言合於禮則未也昔者曾子稱子從父之令爲孝仲尼非之楚屈到嗜芟將死曰以芟薦我其子弗從君子曰違而道今夫念其外氏而以身殉之雖篤於親其於禮也遠矣如之何從而弗違也曰如墓之不葺何曰存則謹視之歿則書其言著其不忘之意以示子孫而已子孫而賢也不忍忘其親而忍忘其言乎其不賢也雖

以身殉之無益也然則爲生之道者奈何曰夫
孝者必以禮處其親以禮處其親則不憚改作
爲生之道無亦卜地而遷諸猶爲善也生聞之
曰諾將遷矣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爲一卷提學侍
御石磐先生所藏也先生以粲爲門下士俾識
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若日
觀一僧耳然南村野史稱其憤楊髡之發陵見
輒置之此其志節豈直縉流中所不易得哉彼
膚敏祿將之士宜有深愧之者矣先生寶此其
意蓋不特在乎區區楮墨間而已也

書姑蘇雜詠後

鄉先生太史高公季迪所著姑蘇雜詠一編古
今諸體咸備論者謂可考見吳中故實不徒詩
之工而已公旣坐魏守事以卒同時有周正道
者亦作雜詠於公頗肆詆訾又摘龍門一詩謂
其身貽黨禍所行非所言余竊惑之方公之在
朝也與魏守定同事史局及魏來治蘇因與往
還豈有意爲李膺之容者哉夫士之處世其所

遇禍福大抵有幸不幸如太史者君子哀而不
譏也正道所云亦少恕哉若其辭視公孰爲工
拙則知詩者必能辨之里人某重刻公雜詠以
傳余爲題其後

題貞逸處士卷

余讀楊隱君敘貞逸處士事未嘗不太息也古
今稱文人多窮自唐柳柳州以高才擯於時其
弟宗直亦善操觚牘號爲奇峭博麗然卒不試
與其兄相隨死南夷中迪功之有貞逸曰柳氏
之類也非邪雖然巧宦善趨持梁齧肥偃仰睢

盱得志一時者身死而民不思寒士羸餓生不
一伸眉其沒也賢者傷之又振耀之以文辭俾
流聲無窮若貞逸者足以死矣亦何憾哉亦何
憾哉

書鄧尉山志後

鄧尉吳之名山也前此未有志沈君潤卿始爲
之讀者謂其詳明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
遊茲山今二十年矣聞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
殊而梵宇荒落頗異疇昔其間幽棲邃構往往
爲勢家所據而長松古梅揃伐殆盡問之山僧

云苦更賦繁重齋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
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迥之觀猶歷歷在
目爲之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
未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亟行而人力之日單
竭也雖浮屠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
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邪君子即是
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政焉不徒觀游
之細而已而君所爲區區纂輯意亦有在於斯
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錄焉丙申端陽
日

題墨客揮犀錄本

是書吾鄉人沈生所藏沈有題識援丘翰林語
以爲彭乘誤按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墨客揮犀
十卷續十卷不知作者名氏而丘公云然蓋必
有據然余考彭乘者蜀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
登第七宗朝爲翰林學士群牧使卒官與熙豐
諸公自不同時今此本於涑水半山六一皆稱
爵諡且及東坡海外歸事則建中靖國初也距
乘卒時遠矣而其文直抄取宋諸家小說若筆
談冷齋夜話之屬湊合而成亦頗雜以舊書所

記如解叔謙魏舒張華等事皆是蓋坊間淺長者僞誤以射利非彭氏本書也余少時嘗見宋刻本於友人家惜不及錄今不復能記憶未知與此本同否戊申新春病起偶讀一過漫書

又題

彭乘蜀人淵材江西新昌人

今瑞州屬縣

元非同

族亦非同時此本所記淵材事皆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語也淵材名攀龍於惠洪爲叔父云

題湯氏小宗圖卷

湯氏世以高貴稱吳中子衡生負奇氣挾策走京師游諸公貴人間語不合徑歸家徒四壁立晏如也間獨喟然太息顧其友曰余之先蓋多樸茂者碩之亡今族姓衍大而譜牒未立先人遺德殆將泯焉吾何以道後死者之責哉乃僅紀其所自出者繇乃高祖而下四世爲小宗圖又出遺像摹寘卷中而手錄所受制詞若銘誄之屬咸具曰姑著吾志其他則非吾力所及矣余聞而悲之今世富人子能辜較財利斥廣田

盧輒自謂賢人亦賢之語及其先世鮮不憐焉者傳有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今冠裳而邑居積鎡貫朽臥起其間至於老死而忘其身之所自出也此何人哉子衡雖澆落食貧君子矜其志曰湯氏之賢子孫可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傑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

溲惡民大抵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疆宗右室所為多踰禮制 朝廷患之 賜公 璽

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蘄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抗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為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

遷卽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誼譁
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
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
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
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
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
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
志當世者或於吾言而太息焉嘉靖庚戌長

夏日陸粲題

擬上備邊狀

館中作

臣伏以頃者醜虜不道擾我邊陲將士出戰或
全軍覆沒累使告急至於上勞 聖慮特 敕
本兵蒐揀戎卒 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
爲應援臣竊惟 國家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
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宣府重地爲 國北
門密邇 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防臨機
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
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於我 朝而虜衆不
能當吾一大縣自有匈奴以來亦未有衰於今
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

克所當者破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令赤子創殘疆場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度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一日水潦奄至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

可謂疎矣臣竊觀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好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思效節於明主也臣以菲才荷國儲養受

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駑劣進不能陪廟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死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爲久遠之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臣誠愚闇不識大計伏惟陛下赦其狂妄特垂采納臣不勝幸甚

勝幸甚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尙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圍之臣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措一不當則爲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欵私室仗鉞邊境借勢禁闕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

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苟不能一振作而剷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陛下聖質高明略不世出屬者親讞大獄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

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於至公亦當虛
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
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
賢否勇怯莫不瞭然於 聖心有功必賞不
以疏逃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
命之士厚死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措克之
禁恩足以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
武功之不立哉夫齊威王不過一諸侯耳能
奮其威斷封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與左右
之妾毀譽者則四鄰聞之不敢加兵齊國大
治曾謂天下之主有不能乎苟有意焉一轉
移之間使將吏革心士卒生氣區區醜虜臣
見其不足滅也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
不敵遂至戰沒故議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
亟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
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
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
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
不專在於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
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
賢於京軍遠矣蓋土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
耐寒苦習戰鬪內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
欲報其父兄弟之讎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虛使之是以憚於應
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其糧餉許以事
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於敵即
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
時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

所習况大將一出叅隨之類動輒數十百人
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
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
之功以爲己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
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
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所愛或因
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
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
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遙爲聲援
使虜知吾内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

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叅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於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叅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隄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議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爲動後滿四卒平於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勢經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內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虛近者明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爪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敕兵部并選差素有風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

教閱以備緩急至於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
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
臨敵無用况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
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
通又須每人兼之以射蓋弓弩實中國之長
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
臣請於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
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為教師分領團隊使
專一教射定為賞格以十矢為率能中八矢
者為上五矢者為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為平

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
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
為賞罰凡軍上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
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
以此為準仍行下各邊悉做此格施行其器
之良者如廣中犴犢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
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
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於武勇則雖
京軍亦可用之於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
外夷矣

四曰脩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牧於官者名存而實亡牧於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陪償之苦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

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華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不揚者爲之問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草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蓋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

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搖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牧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令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於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恒主姦弊日滋燥濕寒暖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夫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及今不爲至於不可爲而爲之得無已晚乎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群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草者宜不異於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不限資品

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於山西遼東諸路
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
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
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
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豈有無弊者哉
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爲今日之計誠
莫有要於得人者苟於是而加之意是固脩
舉馬政之大端也

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爲主強敵在前
援枹鼓當矢石喑鳴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
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
作之術有出於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踊
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久士大夫鄙
薄武臣雖位鈞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
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
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 中朝貴
人嚙 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
奉事稱呼之間真與廝養無異其間頑鈍無
耻者固不羞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
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

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
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任者類多英
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於送迎往往志氣
頹靡鋒鋸略盡又况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
屈者哉議者必謂此曹龕曠恐假以顏色易
生驕慢臣謂獎與太過使桀黠之徒得志橫
行固非 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
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
而已乞 敕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
將官必加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

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共議者平心易氣與
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即宜樂從或有奇材異
能自當優爲之禮虚心以下之至誠以動之
庶幾士氣日昌 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
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
任尤患不得其人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
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
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
則智略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個儻

不羈之才以註誤而棄去者有之矣及其有
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闇劣者使當大任不
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
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以自負苟
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彼固未有樂於
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
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
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
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
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

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邊大臣慨然思爲
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
者不必問其弓馬有材氣可使者不必計其
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
各舉所知叅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
待以殊禮推赤心以置其腹加厚賞以勸其
勞使有以自異於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
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於軍士亦擇
其勇銳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
自見而不至雜然於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

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叅佐以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朝廷所位置故士得之不以爲榮臣以爲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別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叅謀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使其禮秩體統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儻以爲可行自京營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曰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幸百戰傷夷終年

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旣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朘剝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矣幸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詔條中嚴剋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爲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朝廷恤將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

以關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况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爲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

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間謀拳力者用之戰陳明於術數者用之以知氣候熟於韜略者用之以叅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旣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缺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尙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推牛饗士是以匈奴遠避使今之守邊者能

然虜雖有十倍之衆，吾知其無能爲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筐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辦也。精神志意足以折衝威稜，氣槩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筭碩略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而之寄。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

與竊以爲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聖天子恢弘雅度，不以

小過而舍千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國，取

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己，則可

爲人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歲課遷也。苟其人

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鎮。

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
有韓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
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
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
錢穀拔用一將校稍破常格則文法吏且操
尺寸以議其後顯效不錄流言亟行彼方求
免於謗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
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
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貴
倖之臣間之以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爲人言

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才養威蓄銳以待事
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
有本末邊境末也 朝廷本也昔已巳之變

有一下諭遂以安靖近 孝宗晚年信任劉

大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
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
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
委任焉指使群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
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
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計其末而忘其本

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 聖明深爲
社稷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
窮源之論誠莫過於此故 臣條邊務而以是
終焉愚忠所激不知忌諱幸 陛下矜而察
之臣不勝祈懇之至

詔脩濬通州閘河議

閣試

具官 臣某言伏奉 敕旨以其官 臣某所奏脩
濬通州閘河事宜下 臣等詳議奏聞者 臣伏以
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 國朝
自 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

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
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
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濬守敬所開
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
塞仍用陸輓車輞脚價所費不貲遂至加耗日
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 純皇帝時嘗議脩
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異以動 上
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國計
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脩復之計誠宜亟
行而不可緩者幸賴 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

奏特命大臣相度可否 詔旨諄切期在必行
凡有志於經國者皆以爲希世之遇而異議之
徒猶藉藉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
臣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
恆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流經大內今欲開導
慮於 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爲是特卜
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
陵地絕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邈乎
不相及矧今不過因仍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
山通道動絕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

損乎難者又曰 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
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
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
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
之貲以就此役猶將爲之而况故迹尚存泉源
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乎且舍陸
就舟所省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剝載
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
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內
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儻直以餬口一旦罷

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爲不然夫所謂
濬河者非曰遂廢陸軌也謂與陸軌並行也河
成之後立爲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
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
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兩利存焉民方便
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
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
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
不潰於成惟 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
臣能一心爲國無休於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

爲異議者特世家大姓利僦直之入而已 朝
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囁嚅其間哉若夫脩
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
爲高而水勢就下蓄洩爲難河身淺則遇旱易
涸而難行開坐卑則泉源迅疾而難積今宜於
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高就卑使
略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板級上去則河平板高
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
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
利之徒假以尙方供用爲名放舟挽阻運船者

坐以違制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於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爲 朝廷憂之已巳之難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旣開通倉可罷軍士之受糧於官者免往來擔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

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藉令有不測之患過於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爲無徵臣愚以爲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熟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 國家太平之業與天地無窮而犯人之忧竊有不能忘者是以愚衷所懷承 詔輒發猖狂妄言答所不問惟 陛下不以爲迂疎而

棄之則社稷之幸也臣不勝大願巨謹議

名宦祠議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監司守倅通若千人而其間有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且富韓公弼歐陽充公脩蘇端明軾陸文安九淵李文靖侗皆賢者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疑之夫祀國之大事也將昭勳德勸忠孝示愛敬以爲民質也不可不謹聞諸古曰鬼神不歆非類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諸君子未嘗濫官茲土雖聲實顯著而惠之流於蘇也不專其

祀之也越於禮矣或曰諸君子之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祭以爲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有國者山川百神之祀皆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筮俞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皆不果祀今之祠者郡守亦實從事焉郡守丞秩不過古諸侯諸侯之祀不敢踰國而郡守丞得

祀他境之賢以爲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爲師儒宗得天下通祀自餘若臯陶伊尹伯夷太公之倫猶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封之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當臯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其愛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矣或曰諸君子之祀列於學官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一日撤焉將駭

民聽而傷忠厚之道夫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乎祭又以爲非也夫非禮之禮君子有弗貴者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死者爲無知又焉用祭以爲有知夫亦忸怩而莫之顧也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爲非禮之禮以瀆賢者又拂先王之經而踰當代之制非小過也不亟正焉而襲細人之姑息以爲忠厚亦陋矣又蘇自漢以來監司守倅賢而不得祀者尚多謂宜擇其人進之而罷諸所不當祀者於誼爲允且使斯民知禮之嚴若是雖

賢者不得僭冒庶幾禁淫祠黜非類以示風教之本也由茲祠始謹議

桀嘗因是竊觀之今名宦鄉賢兩祠所列猶有未當於後學之心者鄉賢姑弗論名宦所祠止於宋而不及前代則狹而未盡俎豆其間者既未必皆極選又雜以二三寓公則汎而不專若魏文靖楊文元固寓公之賢者然文靖已 敕祀於書院而文元則吳學嘗有祠矣 本朝夏周二公亦自有專祠而復位於此似亦近瀆至於王暉者姦桀之妻兄以

聚斂酷虐聞而亦預焉諸賢有靈宜羞與同食矣蘇爲名郡四方於是乎觀禮而祀典一事已鹵莽若此此而可苟其何所不苟也故嘗過不自量因郡乘所載諸賢爲最其尤者得若干人疏之如右晚生庸學見聞未廣輒議及此誠狂僭矣雖然有意於風教者或見采焉相與博議而行之固一方之盛舉也

名宦事略已祀者不列

漢

第五倫長陵人守會稽變其俗無淫祀以己

俸業貧民坐法徵民爲守闕下上書得免
歸後官至司空

鍾離意山陰人郡督郵也歲大疫意獨身巡
視爲民嘗藥所臨護甚衆他日守出省災
民逆謂曰公無出獨得鍾離督郵來可耳
官至僕射

王充上虞人爲郡治中自免歸閉門作論衡
旨不皆粹亦恢然成一家言

張霸成都人守郡以經術化其民野爲之無
寇遷侍中卒私謚憲文右四人皆在吳會

未分郡時

晉

鄧攸襄陵人初守河東没于羯南奔拜吳國
內史爲政清明飲吳水而已罷任民酷留
之不得歌思之終右僕射攸棄子事爲世
所短然治吳之績不可揜也

唐

韋應物洛陽人起環衛折節爲儒名能詩刺
蘇清脩寡欲後數十年有白居易居易政
不見紀述然蘇人尊其名應物今有專祠

在學宮獨其扁書集賢太守者可疑

王仲舒祁人爲諫官與陽城同論裴延齡事
坐貶稍遷爲蘇州化成爲天下最卒官江

西觀察使贈散騎常侍

李德裕趙人先刺蘇後又觀察浙西相端陵
有功拜太尉爵衛公獨頗狗所憎愛以故
遠貶死海上然涖南方最久有名

本朝

姚善安陸人建文中守蘇最有聲績以忠死
朱勝金華人寬然長者民安而化之去久思

不衰擢江西右布政使以卒百餘年來循
吏殆未有先之者

一恕三原人成化末以尚書撫南畿有妖人
從巨闢橫江南恕奏斬之還闕于朝內降
笏午數執奏罷之忤旨致仕歸再起爲吏
部稍不合又竟去得年最高贈太師謚端
毅恕忠諒世莫與比當士習頹靡中獨秉
羔素之節有古大臣風

餘集卷第七

陸子餘集卷第八

詠史樂府二首

組上翁

廣武城邊列旗鼓重瞳拔山氣如虎手提老翁
坐高組漢王媪語項王怒組上老翁心獨苦心
獨苦兒不聞兒言但索杯中羹兒自生翁自死
三軍縞素爲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由來久假
終必歸機心一發不自知匆匆數語殊可悲漢
家創業何草草誰云雜伯真雜夷君不見當日
陰山沙磧中胡兒鳴鏑親射翁



擁篲行

漢困楚阿翁忍死登高俎楚和漢阿翁歸來依
舊戰吁嗟翁歸方立炎漢基三年爲虜生無幾
功成不記翁危辱但記曾噴無賴兒泗上亭長
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
令一言翁始畏兒來朝翁擁篲須臾趣詔尊上
皇家令歸來金滿牀昔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
擁篲一迎真有助嗚呼擁篲行何足嗤猶勝當
年組上時

畫虎行

山人視我畫虎圖邀我爲作畫虎行我生城郭
不識虎向來浪說真無憑自從謫居傍夷落時
驚夜嘯風生響似聞行旅遭搏食往往白骨撐
叢薄朝來擊鼓驅獵徒於苑中箭人誰呼兒童
奔走我亦俱近前諦視摩其鬚初觀據地凝未
死金睛熒熒吻血紫却歸更與展圖看意態猙
獰宛相似畫手爾何人誰遣爲此筆丹青淺事
何足問物理試思堪太息我聞太平世野獸恒
避人吁嗟猛虎今爲群渡河無復逢劉昆黃公
赤刀俛鬼竊裴旻李廣俱漸滅書生徒手無寸

鐵對畫空令雙背裂還君畫為君歌道上虎跡
今轉多

鄭卿歌

君不見閩中鄭卿湖海客十年跨馬燕京陌公
車昨獻三千牘玉陛新投萬言策詞章翰墨
清朝珍何況相術稱絕倫閱人千百一無失往
往高談驚縉紳古來能相各有名近代無過素
四明伊昔抱藝王門上軒眉抵掌何雄壯
龍顏真人四尺鬚虎頭將軍一品相君臣際會
豈偶然遺事流傳定非妄鄭卿絕學自天授著

書且欲排荀况長安公卿走相問門外日高車
幾兩我初識面自南省三百人中見英宥把臂
謂我風骨奇愧我豈是廊廟姿誰言黃扉玉堂
上用此野鶴孤雲為從來賢聖困草澤騰踏升
天終有期祗今世途多汨沒塵埃誰是封侯骨
牝牡驪黃未足憑驪驪駉駉空超忽蔡澤灤吟
笑唐舉今我低回猶乞汝男兒紫綬不在腰磊
落崢嶸徒自許吁嗟鄭卿勿言聽我歌終曲秋
風漸高白日促與君且倒杯中綠他年我訪希
夷生石室瑤編手翻錄青天招爾騎黃鶴

李侯行

李侯古介士皜然冰雪姿平生藜藿腸不受膏
梁滋南山栢葉苦猶嚙首陽薇蕨甘如飴官厨
廩米不盈掬糜薄吏卒常苦飢頃來單車臨絕
域豪酋悍吏俱惕息盤餐對案欲揮去苦爲蒼
生憂菜色此心炯炯天應知俗士龔瞽何由識
山中夷獠胡爲者眼不識字心腸直指天畫地
說李侯依稀似謂今難得紛紛冠蓋看塞途誰
哉肉食能遠圖西南兵役况未歇萬物瘡病何
由蘇持梁齧肥衆所羨志士茹藿翻見迂可憐

李侯今腐儒一官白首仍邊隅范丹魚釜久寂
寞李侯之節世所無吁嗟李侯之節世所無

邊軍謠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
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煮盡將易賣辦科差顆粒
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銀來糴
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拆屋官司積
穀爲備荒豈知剋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
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俜已不保何況對陣
臨刃槍宛宛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

聞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 君王君不見京
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嘗捨弓箭太倉有米百
不愁飽食且傍枸欄遊

擔夫謠

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 朝廷養軍
爲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
老奔走何曾息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
瘦黑可憐風雨霜雪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
麥屑淘水餐頭面垢膩懸蠅虱高山大嶺坡百
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
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
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
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
奈何噫吁噫一旦緩急將奈何

胸岡行贈遲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君不見胸山之岡矗立千萬重高者盤踞如虬
龍下者偃蹇踞踞如貌熊中起雙尖屹相向青
天突兀安屏障靈棲仙宅信孤迥碧巒紅泉亦
清壯東州遲侯愛山者茅堂窈窕岡之下飢飈
綠屋蘿雨垂老鶴啄堦松雪灑時登巉巖入幽

絕萬壑陰霞倏興沒天風蕭蕭日欲墮野色蒼
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寂寞岡前舊游路
竹戶留詩碧蘚封石牀散帙紅霞護榻來持節
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
我耳熱歌鳴嗚遲侯爾勿言且復共飲酒我生
夙抱山水癖往曾楚興窮林藪祗今潦倒意未
衰決策東行定非久胸中之游亦何有秦岱雲
松落吾手海門虹月踏飛梁蓬閣烟濤坐虛牖
因君寄語大小馮肯同躡屩追從否

賦內閣芍藥

金門柳色縈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撲天桃已歇
穠李衰紅藥翻堦正芬郁此花初種自 宣皇
百曲雕闌七寶妝融風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
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
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 宣皇
居法宮太平樂事君臣同宸遊每出濯龍裏曲
宴偏臨翔鳳中是時南苑飛霓旌爛熳仙葩綺
繡明臨風宛轉如矜妬俯者如愁仰如訴半沾
微雨妖紅濕太真泣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宮
回茜裙霞帔俱羞溢華萼樓頭雨露偏芳容

絕萬壑陰霞倏興沒天風蕭蕭日欲墮野色蒼
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寂寞岡前舊游路
竹戶留詩碧蘚封石牀散帙紅霞護榻來持節
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
我耳熱歌鳴嗚遲侯爾勿言且復共飲酒我生
夙抱山水癖往曾楚粵窮林數秬今潦倒意未
衰決策東行定非久胸岡之游亦何有泰岱雲
松落吾手海門虹月踏飛梁蓬閣烟濤坐虛牖
因君寄語大小馮肯同躡屩追從否

賦內閣芍藥

金門柳色縈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撲天桃已歇
穠李衰紅藥翻堦正芬郁此花初種自 宣皇
百曲雕闌七寶妝融風窈窕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
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
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 宣皇
居法宮太平樂事君臣同宸遊每出濯龍裏曲
宴偏臨翔鳳中是時南苑飛霓旌爛熳仙葩綺
細明臨風宛轉如矜妬俯者如愁仰如訴半沾
微雨妖紅濕太真泣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宮
回茜裙霞帔俱羞澁華萼樓頭雨露偏芳容羸

得美人憐

君恩爲與分春色

詔許移來種

閣前閣前複道連金谷翠輦經過幾迴矚內家
敕進賞花詞昭容傳制黃門促沉吟此事六十
載當日繁華宛然在紺幃金輿絕幸臨黃扉紫
禁留風采不羨揚州寶帶圍長安紅紫競芳菲
五侯七貴同邀賞寶馬香車疾若飛爭似名花
出天上霧閣雲窓儼相向浪蝶游蜂未許窺酒
徒詞客空惆悵江南三月足豪華繡幙圍香富
貴家亦有幽姿在空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
遊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
憐逢時亦復升沉隔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
花何嘆息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文星南指斗牛遙先生拂袖歸江臯平原蒼莽
晨車發霜天突兀玄雲高憶昨先生登玉堂千
鈞筆力開混茫手翻翠虹霓翰飛赤鳳凰陰崖
絕海垂絢練文章不獨詞林美琴瑟真諧清廟
音珪璋已備明堂薦却從綸閣夢雲林山水長
懸故國心燕山東望渺吳越草堂何處閒風月
茶磨峯前綠樹低行春橋畔花如雪杖屨今來

續舊游顧盼溪山增秀發先生雅志追古人有
道何嘗羞賤貧平生氣與秋冥迥未肯低眉事
要津山巔水際從自得龍騰鶴起誰能馴我師
太常更清真一官白首從明禋錢清湖先生諫書三
上排紫闥釣竿歸抱漕湖濱共爾完名宛雙璧
况也意氣同膠漆丈夫要自能勇退人生富貴
何終極我曹胡爲空役役蟲臂鼠肝爭得失君
不見林屋山人名世才蔡九幾年爲客雞鳴臺
消夏灣前畫樓起木奴千樹煙花紫主人不來
誰對此君歸儻爲寄雙魚好共相邀弄雲水

送魏師召之蕪湖

魏子昨捧分司檄與我青瑣門相逢朱袍皂帽
氣邁逸佩刀左右盤雙龍燕山雪消河水泮玉
節辭天春未半江東花滿姑孰溪君到春衣應
未換謝公宅前芳草生李白墳頭江更清日出
青山看舞鶴月明采石聽流鶯多君俊邁今無
匹四十爲郎頭正黑文貞遺笏世珍竒知古流
風本仁直都門送爾情離群日暮行歌潞水雲
明年躍馬東城陌楊柳青青正憶君

游大酉洞天

疇昔覽山經名蹟稱大酉乾坤遼闊吳楚長倚
劒青冥只翹首誰云萬里今獨來快意茲游信
非偶主人亦清真同余紫霞想旋披榛莽度峻
巖細窺陰洞琅玕長側身初下覺黯黑却立斯
須忽爽朗千年古壁玉爲色垂乳晶瑩翠猶滴
仙人去後石函空綠煙銷盡藏書室金燈閃條
知有無瑤草紛蕤亂朱碧吁嗟此奇觀乍到神
欲竦盤渦嵌竇深不測鳴流洩瀨驚奔瀕臨厓
拄杖聽猶疑白晝或恐風雷動我從放逐西南
阪裏糧徧入名山遊桃源偈側嶽麓小眺遠未

得開雙眸終然靈境諧夙好造物似爲跼人謀
根盤路轉更礪砢石田如掌琪花韞奮衣欲往
心翻然水深泥滑愁無那何當秉炬破幽暗淨
掃雲牀相對坐高秋晴日儻更來待余爲啓青
銅鎖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使君慷慨青雲客落落英標世無匹朱暉行業
自傳家劉晏才猷本經國昨者辭天下紫廷
手持尺一東南行輶車驛路驅甘雨旌旆江天
拂使星東南列郡瘡痍積遺黎午已溝中瘠使

疇昔覽山經名蹟稱大酉乾坤遼闊吳楚長倚
劍青冥只翹首誰云萬里今獨來快意茲游信
非偶主人亦清真同余紫霞想旋披榛莽度巉
巖細窺陰洞琅玕長側身初下覺黯黑却立斯
須忽爽朗千年古壁玉爲色垂乳晶熒翠猶滴
仙人去後石函空綠煙銷盡藏書室金燈閃倏
知有無瑤草紛蕤亂朱碧吁嗟此奇觀乍到神
欲竦盤渦嵌竇深不測鳴流洩瀨驚奔瀕臨厓
拄杖聽猶疑白晝或恐風雷動我從放逐西南
岷裏糧徧入名山遊桃源偏側嶽麓小眺遠未

得開雙眸終然靈境諧夙好造物似爲跼人謀
根盤路轉更礪砢石田如掌琪花鞞奮衣欲往
心翻然水深泥滑愁無那何當秉炬破幽暗淨
掃雲牀相對坐高秋晴日儻更來待余爲啓青
銅鎖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使君慷慨青雲客落落英標世無匹朱暉行業
自傳家劉晏才猷本經國昨者辭天下紫廷
手持尺一東南行軺車驛路驅甘雨旌旆江天
拂使星東南列郡瘡痍積遺黎午已溝中瘠使

君權科靜不擾藹藹溫言宛仁惻四野歡騰來
相語卧安衽席由慈母微書忽報日邊來狂走
吳儂淚如雨山人病卧茅茨下草深窮巷無車
馬君行駐節欵寒齋坐語藜牀意傾寫九月霜
華落岸楓蒼然秋色滿江東送君官道臨當發
浩歌悵望高天鴻茲行會獻公車牘應知重爲
蒼生哭囊封願與綴新圖丹青徧寫逃亡屋

寄謝趙醫士

憶我初住清虛天笑吹龍笛葦宮前時騎蒼鹿
繞殿戲撞摧玉柱驚群仙仙班不容共訴帝帝

遣謫來東海邊人世溷濁蠟聚羶舊游恍忽心
茫然帝呼六丁下戒敕丁寧莫遣隨塵綠龕人
曠暴失帝旨欵從雞肋揮熊拳排門顛倒齒着
闔血濡狼籍屣雙穿父憐母惜救不得驚呼婢
子成狂顛庸醫信手亂塗藥瘡成贅結唇珠懸
當筵每遭惡客笑撲鏡欲絕將軍咽趙家王孫
今國手早從紫府窺真筌靈心昔飲上池水禁
方獨受神龍傳三吳來往走汲汲秋蘭一葉江
湖船金篦或刮眼中障玉斧欲斫頭風涎刀圭
爲我輕點拂須臾贅落如增妍梁公神針不足

道華陀刮骨何須憐夜夢乘雲歸上玄謁帝移
首陳前愆臣非此翁此疾無由痊疲瘵四海今
沉痼爲翁乞活三千年要令赤子無顛連帝爲
首肯低一笑歸來月落仙華巔仙華山高杏林
赤爾家舊業青芝田俞跗越人今已矣此翁絕
藝誰爭先揮斤削壘妙手不易得賦詩爲爾重
續南華篇

漫述三首

藹藹都城內甲第開中逵赫赫相國門雜選賢
豪馳五更中扉闢來者肩相差良久磬折入俯

仰前致辭一言得所欲喜氣生鬚眉誰云行多
露進趨當及時儒生不解事六籍空覃思白首
著書成依然臥茅茨

翩翩青雲士才敏復辨強新除得壯縣三年理
歸裝侍者繡羅襦內子八珠璫輜車闐道周徒
御生輝光俄聞謁帝閣臺省從翔翔問之何
能爾貴人親薦揚不惜千金資自喜紫綬長顧
笑范史雲守志徒糟糠

杞子憂天隕祗爲智者嗤質生亦無賴痛哭干
明時出身奉聖主誓言報恩私九關虎豹嚴白

日雷霆施小臣不自量抵死陳狂辭朝爲朝堂
容暮爲路旁屍棄捐誰爲收妻子不敢窺一身
既灰滅安用虛名爲所以漆園翁甘心效塗龜

幽蘭篇

娟娟幽蘭姿悠悠芳氣結采掇入君懷佩之顏
色悅君心一朝異棄捐不復察昔與瑤華妍今
同蔓草沒春陽不回光孤根恐蕪滅寂寞空谷
中馨香爲誰發

名都篇

名都天下饒閭里藏英雄蹀躞輕俠子結友相

追從依憑董君寵著籍期門中聯騎出近郊翻
翩若游龍擊毬平樂觀逐獸長楊宮縱橫馳道
上意氣輕王公司隸不敢呵斂手避其鋒暮投
北里館張組陳歌鍾嘉肴列千名酒醴旨且豐
坐擁燕趙姬巧笑姿芳穠轉喉變新聲折肢舞
回風爲歡竟永夜揮霍千金空天明掉臂去復
會平陵東日月信徂邁淫樂何終窮

名姝篇爲友人作

名姝產西州皎皎冰雪姿結褵事夫君修姱盛
光儀入宮見猜妬衆女憎蛾眉承歡不敝席故

寵忽已移授蜂誤尹公掩鼻殘楚姬由來謾言
昌涅素易爲縉所嗟奉仁明中道成乖離白日
流高天妾心炯如斯君恩儻可還枯槁生華滋
誓言敦諒節素髮以爲期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太息復太息悲風動河梁浮雲翳中天白日不
迴光謝子廬江來脩翮宛清揚伏闕三上書
雅道陳虞唐九重天聽高臣愚不自量臣有肺
腑言譬彼俗醫方和緩黨見收足使疲癯康退
謁相國門持書立堂堂皇甲之無高論咄爾書生

狂歸來逆旅中哀歌不成章顧余伸前議意氣
何慨慷聽之重爲歎淚下沾我裳紛紛肉食者
俛仰隨班行而子飯藜藿抗言一何張坐令吾
徒慚喑嘿中自傷嚴冬霜雪集子行返南疆薄
宦棲遠邑別路悠且長握手爲子言努力慎所
將明明闡皇闡元化方日昌嘉謀會當酬良
賈善深藏勢位無崇卑名節要自臧空言顧何
施令德有遐芳

贈別王直夫二首

商飈激疎牖蟋蟀鳴墻陰志士恒感秋况乃違

所欽之子役王事遠適閩江潯攬衣起追送渺
彼川塗深少小從子遊方軌馳文林時去志願
違素髮忽滿簪撫景慨今昔惻愴情難任願言
顧離索惠我瓊瑤音

威鳳天際翔潛虬澤中蟠巖子時閉肆貢公乃
彈冠顯晦豈必同各以性所安子行樹遠績奮
身青雲端鄙人棲遯霍蹇拙聊自完丈夫志千
載飛沉何足歎相期保貞素歲晚同金蘭

贈沈元材

迢迢遠行客驅車薊城隈薊城何鬱紆前有萬

古臺昔時燕昭王千金收逸才英風灑六合霸
業何雄哉往事久消歇遺墟滿蒿萊無人市駿
骨騾駟空槽噴烈士多苦心行歌相顧哀仗劍
出國門白日飛黃埃援琴爲子彈弦急商聲催
一爲黃鵠調惻愴摧中懷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門有車馬客重組懷銀黃自言鄴中守攬衣升
我堂問客今安適云暫返東方家本自海濱樂
上風泱泱窈窕丹崖深葱蒨崑崙蒼靈聖此棲
宅龍鸞蔚騰鏘中有不死藥服餌洞三光聞言

向客歎撫心增慨慷人生若薜華何以待朝霜
苦心雕蟲蕘螢爝同微茫神仙差足慕冲舉多
奇方三山亦跬步誰謂鯨濤長願乘扶搖翰與
子俱翱翔

留別金生

去年楊山宿懸心照華觴今年發楊山燈影如
舊長黯黯照離人戀戀情難忘豈不念良朋客
心懷故鄉感于禮意勤授手徒彷徨後會焉可
期一別永相望願言慎加殮慰我愁思腸

送翁德宏二首

之子越中雋英姿閒且都蚤通瑣闥籍靈鳳儀
韶虞一鳴乃見斥蹋翼天南隅竭來冠惠文揚
旄萬里途嶺海非荒遐王澤今播敷志士樹
蕙烈無爲憚馳驅所嗟離別難握手心煩紆炎
方積埃鬱慎爾千金軀及時懷好音慰此山澤

驛

羅浮神僊宅乃在南海堧連峯三十六一一鸞
龍騫窈窕勾令居丹竈餘青煙逝將枉車蓋稅
鞅茲山巔念夙抱奇癖遐覽窮幽玄要言在獻
歲及爾同周旋飛泉濯煩襟古洞窺冥筌陳詞

爲先駢儻結山靈緣

憶家君

白髮久千里朱門月半扉
燕山雲去遠澤國鴈來稀
無夜不成夢有書空道歸
遙憐北風勁尋便寄寒衣

寄葛太守子中

憶爾投荒日依依戀翠華
亦知行萬里不是爲
丹砂郡古留銅狄堂深繡土花
勿須憂瘴癘意速即煙霞

送祝叅政之雲南

官高仍外省地遠更南荒
十月繁霜白千山落葉黃
虎應窺日沒鳥亦倦天長
夷落知迎候單車見祝良

答朱僉事

慘淡江天事何人識歲星
衆嘲揚子拙公愛屈原
醒昨日信書札殷勤問勒
銘朱以書來求作憲司題名碑文
平生無徼思多病况飄零

贈顧參軍之都勻攝郡

斗酒別城闌天風吹馬群
落月度山箐野人迎使君
地遠多暇日樓高宜望雲
知公解蠻語終

復作參軍

秋水亭

夷門秋水亭梁王古臺下臺前舊堤路盡日無
車馬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
祗緣汲黯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世情應笑賈生疎諫草誰傳太息書
惟有潞河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
却望瀧江

更南下月明雙淚聽夷歌

大庾嶺頭日欲低曲江祠前行客迷
一過韶陽

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鯉溪南望海雲生韓山花開千樹明
玉序橫經周柱史鴟袍端拜魯諸生

天涯芳樹縮離旌遷客遲回戀
聖明曉夢依稀度閭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上饒道中

桃花參差柳葉多新雨灘頭生綠波
一夜東風吹驛舫榜人齊唱弋陽歌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分司冠動神羊影江渚舟衝白鷺群見說武昌
風日好楚王宮殿藹晴雲

驄馬長鳴飲碧流花銀鏤帶鸛鷖裘行人大別
山頭望雲外雙旌下鄂州

漢上春風吹驛舟漢南簫鼓作春游夏口鶯啼
虞帝廟江陵花滿仲宣樓

送人入蜀三首

有客乘驄蜀道行江天秋色動雙旌巴山水月
和煙照劍閣雲霞映日明

浣花溪頭花欲然花葉參差俱可憐錦衣烏帽
來游客笑繫玉駟高樹邊

樓船振柁浪花生百丈雙牽黛色明夾岸兒童
齊笑語嘉陵江似使君清

長門怨

金屋承恩事已非玉顏憔悴度春暉無因得似
宮前柳時有長條拂御衣